

甌

甄

洞

續

稿

甌甌洞續彙文部卷之五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序文十一首

誥封劉恭人七十壽序

劉恭人蓋大中丞子成公元配也姓張氏初以中丞公貴封安人後以其伯子衛將軍日孚貴進封太恭人云恭人產自名族閨姆訓儀德並脩方中丞公諸生時內困貧外迫群侮君公君姑幾為豪右所魚肉恭人業已茹荼苦躬操你力肩家政而尤力贊公專

精治儒術未幾公用儒術顯名而家難遂寢公姑晏
然就鼎養暨公由潮陽令召入爲比部郎時予適
備員中書因得與公結歡燕邸中相命爲古文辭每
休沐過公未嘗不緩帶促膝語則恭人手自調飴煮
茗延之曾不移時漿酒楹肉且具各極精好卽流連
夜分常勅童子執炙行觴不敢有倦色其爲內助類
是已爲公置二媵並憐愛之且與共甘毳俾得以時
侍公諸同朝搢紳大夫無不賢恭人而稱劉氏內
德茂者後公以文武才出爲藩臬大夫治兵黔筵淮
海所至輒奏異績受知主上尋拜大中丞填撫江

此四大郡恭人皆從之官顧其時恭人身益貴處心益仁每見公提兵出禦島夷所全活甚衆則大喜暨聞上首虜功太多輒問我軍得無相當否閔然惻之已見主上數下璽書勞公而兼金文綺之賜累至則從旁謂公此異數也得無有害能而妒寵者乎亡何公果坐飛語解組歸公雖心知恭人有高世之識然鞅鞅不能平恭人又時時以止足之義諷之公意遂醜蓋自歸第以後與公歷二大故易戚並至且事兩繼姑如姑邑人孝之尋見其家孫炳衡試爲邑博士弟子且抱曾孫一人恭人自是益好佛樂施予

大者飾廢寺藏諸品經累石爲梁以濟病涉視戚里中饑者粟之寒者績之旣一無所吝其有所待而娶婦嫁女及昇殮而掩藁裡者不可勝數亦無不當其緩急以故戚里人極口誦恭人仁而祝願殊厚今年恭人年七十會伯子一歲舉兩孫恭人慈顏大喜其戚里人咸舉手相賀曰此陰德之報而天之祚劉也滋昌大哉於是伯子先期謁予言爲恭人壽且申之曰先中丞意也因憶予之得舒恭人也則中丞公與恭人爲容也且劉舒爲內親而舒恭人亦已有孝息得相附稱通家者三世矣敢復以不文虛伯子問乎

昔揚子之言壽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庶幾不悖於仁壽之旨夫鍾山之玉鑪冶之而益澤朝陽之松栢霜雪之而益完以其受性貞也惟恭人受性仁故以視鑪冶霜雪皆仁微而相夫排家難安事二親仁也貴而畜妾媵不厭賓客且好全活生口而明於止足之義仁也老而敦孝不衰好施不倦而使四鄉之人呼天誦恩祝頌多子孫福壽仁也人以仁壽斯其徵乎今恭人享有家樂有榮名目覩四世之盛而矯健如強年蓋無損於心故無耗於神殆所謂侗然全其天器者壽無算也伯子愛日其由七十而占無算乎

伯子再拜謝曰日乎得奉先生言進觴恭人即西王母之金液不旨於此矣九華真妃之霞精不珍於此矣是爲序

俞山人紀遊詩序

今天下布衣之士能言詩者不少矣乃獨弘嘉間孫謝二子詩最近古又率附當時諸名公以傳遂得賈重一時爲後進生地微諸名公天下且不知有布衣也何論詩工拙哉今二子詩故在豈有加於諸名公而爲之游揚藉舉若不及者蓋有意焉猶之古人祭蒸斂於五鼎之前進縫掖於二千石之右存雅道也

予所聞晚近少年方剽剝諸名公一二麤豪華豔語
曾未得其似而已沾沾自多且面謾人而力詆之以
爲無當至欲歸而盡焚其牘此鋪糟歆醜而指瓊蘇
琬液爲無味者耳將誰欺乎兪山人公臨與予交最
晚而予知之則最先頃自陽羨犯溽暑溯大江來訪
予甌甌洞中與之言詩者踰月益復深相結而過信
之大較趣舍同而意氣不相狃也已盡出其紀遊詩
二帙視予願受彈射而請序焉予閱其詩有孫之逸
趣而巽密過之有謝之苦思而宏麗過之庶幾一時
布衣之雄乎而予所交王行甫方仲美王承甫葉茂

長黃克晦胡茂承則先後鴈行之矣予因詰公臨所
受詩從來謂自弱冠厭經生業而好從大人長者遊
迺得習為韻語取材漢魏初盛唐而心師當代諸名
公日恐不得其似且聞先生嘗有一言之譽竊有請
焉予既知公臨詩別有心匠而無抵掌效顰之迹乃
其志廣而辭遜若此豈必附青雲之士以傳者乎因
稍稍為精求得十之七以復之公臨遂不復有所疑
而授之剗剗嗟乎以公臨視諸少年奚啻蟻蠃螺贏
哉然公臨非徒以詩雄也年未強而脩長者之行心
竊高之蓋公臨故龍君揚客而君揚遇以國士比聞

君揚之謫也入楚慰之及其戍也又匍匐豫章送之
今觀詩中憂喜相關急難相呼號真有古國士之風
焉夫君揚以高才被重譴天下人惜之而不以為冤
而公臨獨寃之蓋必有以察其微而非徒為私恩蔽
也不然以一布衣力不足以叫帝聞而脫故人於
法而徒斷斷然為是奮臂鼓舌何為嗟乎此孟舒田
仁所以稱長者至於今也讀公臨詩者其知公臨哉

王侍御疏草序

南海王唯吾氏為侍御史二年疏凡十幾上大者抗
言內豎外戚不得踰制希恩大臣不得與近侍邀功

互市以次有所劾治不法陳說便宜若怵慨引大禮
諷 上定國是操政本防微杜釁銷未形之憂每一
具牘纏纏數千言多逆耳犯顏語 上亦稍稍采納
行之獨不貴異物一疏忤 旨左官乃其疏草自左
官後益傳中外士人無不察息吐舌謂御史抗言時
業已奮不顧身何論去就顧猶有天幸使得服在外
僚則 主上之仁寔能容之也豈惟能容之抑卽爲
用御史地語云君仁則臣直又云逆命利君謂之忠
夫御史懷忠直以事上分也至得以忠直自効而不
危其身遇也且所采而行者天下陰受其賜其有所

忤而未見之行者猶足以備盤盂戶牖之箴 主上
豈誠薄御史哉昔人謂置里革爲良毋不治廷樞爲
旌朱雲用是道耳今夫以繒緣繒莫知其美以素緣
素莫知其善故唯唯者衆而後諤諤者異也患得患
失者衆而後危言危行者異也夫異也惟仁主能辨
之亦惟仁主能容之史稱汲黯好切諫不得久留內
帝亦少憚其戇顧論何如人則以古社稷臣當之而
卒用以爲九卿諸侯相今御史切諫大類黯而好學
無褊心又賢於黯數倍安知 主上手御史疏不心
許以社稷臣乎郡人徐黃兩孝廉故御史問下士也

項自京師錄諸疏草來哀而成書屬予叙首簡予知
兩孝廉蓋欲師御史忠直而彰 主上之仁其意深
也因爲之序如此御史雖欲自削草以避忠直名其
可得乎

北使稿序

往予以計吏再入京蓋聞有金臺十八子云十八子
詩傳自信州紀振東旭仁氏吾友王世貞雅其志而
叙之旭仁故佳公子意揚揚得也又數年旭仁所善
康山人稍爲旭仁游其譽是時旭仁官矣頃予南遊
過五羊旭仁謂予避席而言曰不肖豈能久事馬蹄

蕭蕭聞子且來不欲遽去今子入我乎使得席五楨
杯重溟以與子周旋稱詩雖雕題鑿齒吾厭之矣而
又何以家爲予因戲之曰十八子齊名金臺顧不重
耶旭仁曰公等旣去國吾猶及邁十八子耳卽十八
子皆才於吾而吾竊有志焉嗟乎茲王大夫听以爲
旭仁取志也今年予欲移疾乞歸狀且上旭仁聞之
曰吾亦從子逝矣遂稱病謝事已皆不果行旭仁乃
東其北使諸稿示予予觀諸稿則盡識予以後作宣
幽寄賞觸景爲情弗溢于思而其辭滓弗膠於體而
其節調庶幾窺風人之旨而自得焉視夫劇目鉢心

寒膚嚙腹而後就者卽淺深無論而甘苦較然矣此
豈復金臺時旭仁哉詩言志信矣信矣予雖未能言
詩旭仁不以爲不知已至以予爲出處則旭仁過矣
昔孔子謂商也可與言詩爲其好友勝已者日益也
予不佞何以益旭仁哉姑爲詩二章貽之因併叙其
稿如此云

賀通山張大尹重膺獎薦序

通山山邑也與予下雉比壤其土田濟其民食耕故
不通商賈而治生爲最嗇獨視令爲休戚耳故其令
之樹德也者與其樹怨也者曾不朝暮所臨屬於路

卽比壤之士與有聞焉猶得籍之裨官野史用以勸
戒後來而况諸監司兩臺使日臨其上若氷鑑乎乃
今張君之爲通樹德也蓋得之朱氏兩太學甚具與
予所聞於風謠一口矣張君賢乎哉夫守令稱親民
長吏而令視守爲尤親顧民各有心而休戚關乎令
則一孔子不云乎以道薰之則吾畜也不以道薰之
則吾讐也管子亦曰民不可稍而長也可并而牧也
衆不可戶而說也可舉而示也而樹德樹怨此其大
較矣彼謂物有昧掃而中蛟首掩目而分黑白者皆
以奇勝也藉令親民而可務奇勝則鉤距鋸筭鞭貫

輟臬虎視隼擊非不可以賈焦赫名而律以奉職循
理因俗制宜之道則大謬此兩漢循良傳所不取也
張君治通不自用其竒問民所患苦而立蠲之問民
所便安而立就之其政平其令不苛其自奉薄其賦
歛以時諸所爲罷里供省茶榷飾費舍創邑志春關
譏率用民情以爲緩急故無所事拔礎而豪歛無所
事儲裾而偷息無所事銜策而訟平五年通大治庶
幾無忝於名實乎兩太學頃又造予而請焉令君爲
通五年業已報政諸部使加獎者十三楚中丞李公
御史任公既獎留而又交獎之蓋爲吾通故寵異令

君也通士人且相率稱賀願徼惠一言爲令君重可
乎予稽諸獎薦之辭則所謂願爲慈君而不爲神君
願爲循吏而不爲能吏者令君也夫薦也升聞於

朝獎也施聲於野名實加上下矣裨官野史將藉令
君重豈令君猶假予重哉且予聞之形非爲影也而
影隨呼非爲響而響隨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是名
實之徵也又聞士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
治治乃行則久任之效也夫令君政成而名漸起論
定而資益重當不再及瓜趨

徵命入矣通士人豈
得久借令君哉卽相率稱賀以彰其樹德而志不忘

固士人之情也。令君蜀之中江人，由鄉進士兩太學之梅之楫，故大宗伯胤與予為忘年交云。

雙星館集序

崑山顧靖甫妻朱氏，小字柔英，少宗伯子謙公女也。靖甫父武祥公嘗仕為江西左伯，兩家故以文學名。而所生子女並蚤慧，能修其世業。靖甫蓋自舞象之年，補邑諸生業已博綜群籍，兼擅諸藝。文宗伯公見而竒之，因擇為柔英倩，而厚其橐裝歸焉。屬大夫人皇甫氏視諸子，婦故嚴不易近，柔英獨能折節順命，得其歡心。有間輒與靖甫質問古今，倡和為聲詩。蓋

雍雍乎房幃師友矣後靖甫遭讒被大難柔英日夜
憂惶罄廢其橐裝力救之始得稅駕避讐入楚依其
故族居焉居數歲靖甫益以制舉業見知有司顧卒
爲新附所聲不得登賢書於是二故人仕楚者憐
而助之入訾遊太學且行乃涉江叩予而以其所著
楚思賦爲贄予誦其賦泠泠楚音也悲矣已又手其
妻所著雙星館集二帙視予且請曰詩非婦事何敢
言工拙第此子也嘗事吾母孝又與更家難且壯而
無子子其庶子天階若已乳殆有遺德於吾者三而
吾不忍其泯泯也願徼惠先生一言俾不朽云予聞

而嗟異之曰顧生丈夫哉不忘婦德而及其言至以
雙星名館名集又欲與河漢相輝映矣夫禮稱婦尚
專一德無所兼見謂焉用文也乃二南所詠多哲妃
聖后賢大夫妻與諸閭巷婦女之音皆聖人所首錄
謂足表風化而興後來也文何傷於專一乎嘗考刪
後詩家漢魏差近古其最著聞者若唐山夫人烏孫
公主班婕妤甄皇后衛羅國王女以逮焦仲卿秦嘉
曹世叔蘇伯玉皇甫規諸妻或諷詠於宮闈或謳唵
於邑屋各從所邁以吐其情志厥類未易殫述而風
人之旨猶有存焉今觀柔英氏母亦聞其風乎集所

載雙鳥擣衣二賦與三體諸詩類多感舊傷離憤難
懷歸語而風氣音節駸駸唐雅其所與靖甫寄荅諸
篇又稍近徐淑氏所為記稱徐淑動合禮儀言成規
矩柔英有焉乃其幽微之情怵慷抑鬱之志多所脉
脉不盡吐則靖甫之所深憐而亟欲俾不朽者也太
史公謂女不必貴族要之貞好柔英蓋舞之而又有
是集附稭林以傳固不忝為靖甫伉儷哉

節樂會錄序

蜀廣漢子安何君少以經術名其郡三十登貢籍越
四十被命來佐吾州蓋三年登第之風洽於四境

溢於兩下邑士人賢之然獨時時顧念枌榆每自趣
為歸計屬其長吏與若州父老並力挽之乃止或詰
君曰丈夫派矢四方非與何甫筮仕而遽倦遊也非
所知矣君從容應之曰竊有微志焉方予下帷里中
時有友四人其齒並長而予兄事之卽分席而業接
塵而遊予實徼其麗澤為多已又傲洛下香山遺意
歲約為十二會應月令也會取其樂愛景光也樂取
其節防侈泰也故食無兼珍飲戒滌酒且不關時政
得失不為鄉黨月旦評各適其意而已焉命之曰節
會乃今少者壯壯者老矣或出或處矢不負其初

盟而予猶咄咄車馬間不得操几杖從之頃友人書
來念予爲甚予豈不能敝屣一官而忽然負良友顧
重違長吏諸父老奈何詰者因爲君畫曰此易驛耳
聞諸君宴集迭有聲詩以寓情紀事有如栗里蘭亭
故風請得哀而成書乞名言以弁之用以馳慰諸君
何異親策駟馬車度昇僊橋從諸君俎豆間乎君用
其畫因子友莊則勸以告吳子吳子曰何君不忘布
衣交厚德哉夫楚昭王不遺跡屨少原之婦不棄著
簪傳記取焉取其不忘舊也然此其小者也詩曰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孔子於鄉居則恂恂去則遲遲其

待父母國之道何悖至也今何君與諸君深相結而遠不相遺若此倘所謂先聖之家法非耶至欲舍職事以就之此非獨何君高義而諸君之賢從可知矣故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昔者莊烏仕楚而為越吟王萬寓鄭而勝其所居曰蜀舍母亦人之真性不易改乎而况何君賢者乎

賀郡使君若思王公獻績序

若思王公西川異產起家經術成進士初試為金壇令以有風節不畏疆禦聞徵為大司農郎出領度支入經國計諸所草奏傳檄大司農存臂任之一時名

重朝著會天官大宰爲予武昌擇守遂推轂公計武昌楚首郡故隸行省非公莫可與辨治也比公守武昌則又不獨厲風節一切理芟刺劇馭吏庇民率多崇廉平敦古長者之道風行所部一州九邑蓋三年餘政成而澤溥吏民無不德公藉藉稱今龍黃矣頃當報政如京師兩臺使念首郡長吏爲全楚重輕難其行特表異其治行聞 上上嘉之勅天官大宰予上考褒以 璽書爵其父爲中憲大夫母爲恭人諸州邑長且相率趣賀公使使問言於予豈以予言爲華無亦謂予知公耳公故博學工古文辭樹幟藝林

與若敷歷中外所至見德赫赫負公輔望並海內士人所知顧未足以盡公也古語不云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御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夫三子各操一技鳴世且謂不盡於技必有所以致之而況仕行其道豈區區政令盡哉卽吏民所誦說臺使所表異無不謂公操法平布令畫一經野仍邑均賦歛時而又興學勸農卹災疹撫流遺存問耆老循良清白之風蓋已冠冕列郡膾炙億萬人口而予猶謂不足以盡公豈從政令之外知公哉蓋嘗誦公所爲文纒纒千萬言無一晚近世語公嘗遇予江上觴之予竊

窺其登降從容且不以予爲耄曲席問俗抵掌慨時
又無一晚近世態予固知其心誠厭今而好古卽用
古長者之道治郡而政令其緒餘也夫審容體而不
盡弓矢之力羿之所以良於射故其中不在射和鑠
鑿而不盡車馬之力造父之所以良於御故其捷不
在御應心手而不盡斧斤之力奚仲之所以良於斲
削故其巧不在斲削則夫用古長者之道治羣而不
盡民之力其稱良二千石又豈在政令哉予不佞踰
伏公宇下竊嘗扼腕世道不復古而比周相市刻覈
賈譽之風於今殆有甚焉乃公子然躬古道風之此

豈獨造楚卽世道嘉公之賜矣予又聞矜僞不長蓋
虛難久公自下車以及報政猶一日由茲以往抑又
可知已固宜其顯被 恩禮榮及所生猶之名嶽之
享祈羊靈淵之納沈玉理有所必至也將無世道復
古之徵乎諸州邑長與所部吏民業已慶公遭逢而
猶虞公旦莫召補公卿去而矣所戴皇皇焉且賀且
相訊也予謂公卽如漢龔黃故事且暮召補公卿去
而武昌猶得世世與潁川渤海齊名尚亦有天幸哉

王母吳太孺人六十壽序

太孺人姓吳唯吾王御史母也初唯吾令上雋暨焉

御史留都皆得奉孺人就養尋以直言忤旨解御
史章而有下雉之行孺人惻然曰此吾兒蒲伏待
命時予且老不能復入厩舍晏然飽餘祿休矣唯吾
因扶持孺人還南海而後之官比在下雉數月時時
南鄉念孺人寢處不安每語其門人徐子黃子家孺
人明年六十一春秋高矣顧予棲棲抱一牒數千里
外不及從諸弟妹稱觴北堂卽慈顏少弗怡悅疇則
貽之而予何以自解乎未幾一歲兩遷由郎子理入
爲法曹郎輒喜動顏色曰今得微福主上迎家孺
人爲壽天幸哉徐子黃子以告不佞而屬之辭致祝

焉不佞故嘗仕粵知唯吾負用世器頃又知其廢平
於邑而蹇諤於朝也益樂道之語云不知其毋視其
子微孺人內德茂何以子唯吾哉蓋孺人故儒家女
父嘗以鄉進士仕為桐廬尹有令名視孺人受性貞
好多聰識愛過在男適文林公年才十七業已能厭
薄珍麗椎布執勞助其姑李立家贊文林公治經術
文林公故好客一切供具無時倚辦孺人孺人無不
手調立應之又樂善好施宗黨內外德孺人者不容
日文林公嘗問中人產于旁邑屬閩左豪橫訟不見
自遂為所併文林公憤憤不能平亡何與李母相繼

下世時孺人年三十七惜然毀容草土間念諸孫尚
幼強起拮据襄二大事家漸不自給孺人皇皇焉惟
恐有失墜每召諸孫前督誨之若先世世有隱德若
父懷才不售齋志而棄諸孫豈王氏之統當未亡人
中微乎若曹其自奮厲於學成先志庶幾地下無遺
憾卽若母亦不忝爲王家婦矣於是三子次第遊經
師抗志誦習孺人亦自勤桑麻紡績佐之未幾伯子
唯吾業先成登進士第比受官又時時諭以守官之
道雖兩處解舍不厭淡泊如微時故能成唯吾清白
名奏績 賜爵文林公與孺人並由布衣貴而有今

稱云方唯吾被徵時孺人奉 璽書歸告家廟茲

主上之錫恩而先世之遺慶也宗鄴內外則又舉手
私相賀孺人有子而能成之猶不自功而歸之其先
其比於禮哉王氏將大矣孺人里居二年爲其二子
三女舉婚嫁諸羔鴈筐篚之屬一無所需于宦邸尋
又激其二子爲文林公修閭左之怨而收復故產唯
吾尋亦被 命爲御史矣後孺人視唯吾留邸中每
諭兒幸冠紳羊被繡弁爲 主上耳目臣受 恩寢
厚竊聞人于內其祿則外其身又云養及親者更其
難兒其勉之以故唯吾正色立朝不畏強禦直聲動

天下多自孺人教也史稱雋母仁及京兆崔母勃五
原之政豈賢於孺人哉頃唯吾自左官以後所至遂
巡就列折節事事若忘其爲左官者不佞是以知其
名位勲業示當自此薦升而孺人之福澤綿厚非可以
年算紀矣二子師事唯吾不佞亦嘗竊附知已後古
人升堂拜母今未能也卽屬之辭爲壽數千里外而
意復不盡邇家之謂何二子曰太孺人以榮名壽得
唯吾先生益彰非它壽比矣子善言壽哉

王屋山人藁序

嗟乎此吾友朱子得遺藁也子得故爲河內守而王

屋山在其所部子得登而竒之因以名藁而稱山人焉則不有其二千石也子得高世士哉初子得為郎京師一再叩予談稔多所稱引古作者及當代諸名家一當其意輒欲賈勇力追之沾沾自喜甚即予有所更端而彈射其中子得亦復躍然稱大快若剖其所嘗疑而增益其所未覩聞者遂結為忘年友云其後子得遊道日正所為文辭曰宏麗著聲稱海內其都則予塊焉山中矣已子得出守河內稱良二千石猶然寄予遊王屋詩無何居大夫人喪里中又屬所善胡山人載道手二帙視予林林總總予且不勝其

嗟異蓋子得其才無人不可爲吏事東而神情風氣閭閻塵壒外也會服除遂扶病渡江來訪予予觀其容柴瘠少粒食而猶時時抱書苦吟心竊憂之別未一月函問至矣嗟乎子得之與予訣也意深哉聞子得當彌留時以生平諸藁屬愛弟子上社友胡伯良爲詮次傳之且曰序必出明卿先生先生知我也尋執其父方伯公手告不孝之罪請立嗣嗣立目遂瞑可謂正斃也矣越數月藁且成書子上伯良乃奉其遺命來請序嗟乎微二子言心許之矣予聞金石絲竹不奏於聾者之側爲其不能聞也山龍火藻不陳於

瞽者之前爲其不能見也子得所交海內士不少矣
乃獨始終待予以自信豈謂予耄而猶庶幾知言哉
故曰君子之於言所云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
駟弗易焉今以子得諸彙與古作者今名家篇擬而
句隨之則有合有不必合乃其詩能據性靈鬯情致
文能稽事要揚國體又往往贈荅人而不忘規遊覽
詠歌而不至自放與上大夫言遜而不阿與下大夫
言直而不亢總之辯博通經濟而慷慨磊落之氣傳
焉有單辭不爲少累牘不爲多者庶幾所謂今之樂
由古之樂乎古稱大夫之才登焉能賦山川能祭師

旅能誓作器能銘則子得其具體矣使天假之年猶未見其止也作者且難爲古何論今然子得自可以不朽矣昔人謂當顏子之世人豈無行年百歲者故其姓名湮滅不可復聞而惟顏子至今在夫顏子善言德行卽所謂至人壽不以年子得殆似之彼世之求多於子得者望子得尚遠者也古語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安用其爲名高乎

勅封安人祝母七十壽序

安人寧海周氏女故汝南太守祝子隅妻今隨州守以函母也其稱安人則以汝南公爲郎時秩滿受

璽書封暨公為汝南予適謫睢陽理因得遇公中州
結縞紵之交業已知汝南循良多安人助且知安人
有子負異質當且為國器然不知其即隨州也頃從
二三楚大夫聞有所謂祝隨州者治行褻然為諸長
吏冠心竊想望之猶不知其即汝南子也無何隨州
使使詒書山中儼然脩汝南公舊而執禮過恭大旨
謂自髫年侍汝南公聞先生名逮今垂三十年乃得
釋褐懷牒官北壤竊復聞先生起居而卒業諸稿計
不及須臾造廬而請焉不肯函且有老母年七十六
月某日為其初度辰願徼惠先生一言為壽用佐不

肖函承餘歡先生其念先大夫寵靈之乎國倫再拜
使者曰予今乃知隨州爲故人子予有故人多矣敢
不拜命顧予老好忘尚能記憶汝南公以嘉靖壬戌
上計京師大宰用薦者言推轂公爲督學使疏且上
公卽以其夕下世 朝士大夫共惋惜之而其鄉長
老又多賢安人而難其爲人婦爲人母者非一善蓋
安人孀居二十七年如一日旣代汝南公事賈大安
人色養備至而又從容排家難擇禦外侮凜凜若才
男子至督誨隨州居恒不少姑息每謂爲恒人子易
爲賢士大夫子難乃公起家名儒仕中州爲良二千

石位不滿德齋志而往以吾兒才豈難讀父書取青
紫哉藉令學不能通古今仕不能樹勛伐徒以榮名
自豔猶然負乃公也於是隨州益自砥礪誦習多所
博通史傳外家言鬱為文辭往往當兩浙稱首萬曆
壬午舉於鄉越三年登進士第鄉長老無不舉手賀
安人者安人獨不色喜曰此自經生常路無足異第
念祝氏世受國恩未知兒所為報何狀耳名言於
已隨州拜今官奉安人就養邸中安人日以豈第清
白為隨州訓以故隨州之政未踰年而上下交譽之
大者詰問耆老修復故實時時進諸生與之說經談

稅以次嚴保伍之法三令五申之用能靖境上劇寇
而使農恬於野商悅於塗庶幾漢東之國晏然安矣
乃安人雖私喜而意不盡釋曰兒善爲吏矣將無自
見其才而薄取效乎隨人聞之訢訢然相告以使君
治隨有如烹鮮秦龍不縱不激馴而致之殆所謂無
用爲用也而猶不盡當安人意則隨人受福使君當
益宏遠而拜安人之賜無疆哉國倫曰安人知子哉
夫自隨州爲經生以及登第試爲大夫皆安人命之
爲欲大其志而廣樹德非若問平反喜行陰德已也
夫問平反喜行陰德皆賢母也民到於今稱之顧何

詹垂、シカチ、
以賢於安人，卽隨州名位日隆隆起，而安人之澤益綿綿不匱，以茲爲壽，何年算之足紀乎。

沈誦洞續藁文部卷之五終

觀觀洞總彙文部卷之六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

序文十首

賀郡守伯常張公報最受 錫典序

蓋張公未三十成進士出守茶陵踰年以廉平風三
楚矣會奔奉訓公喪去已除服補我興國守興國且
三年其爲廉平益著乃得合兩郡之績報最云兩臺
使交疏薦留公視郡如故而以其最上考功氏考功
氏上之 天子天子嘉之 賜璽書褒異公而爵公

父奉訓大夫毋歸太宜人公將實五鼎告奉訓公之
靈襲冠較爲太宜人壽郡僚佐與諸文學官皆有喜
色謂公刺郡良而能以其親受知 主上如 王言
所稱至珍美也因遞賀公屬吳子言吳子曰今天下
稱庶平吏不少矣誠有如遷固所紀奉職循理屢屢
德讓君子者哉夫少年精悍英氣方嶽嶽私計奉職
循理亡以自見才諸所爲揣摩上官操切衆庶曾不
遺餘力卽一二屈首受繩墨也爲破缺斲珣以希德
讓君子之風然非其性也一一不見異等改玉矣若此
者異特臺使薦積若 天子謫書豈盡不見錄度其

反顧必有大不自安者而我張公則雖遷固復起無
媿色也已公質行純美政尚簡靜意與民休息而尤
善避選事名日坐堂皇從容理訟牘其有所秉也者
與其所辟也者悉手署而面決之胥史從旁竊窺吐
舌而已至於疑獄重刑又不厭詳慎而民賴以不冤
且善爲人匿細過曰治道去泰甚俾得自新可耳其
清穠責賦籍每出袖中率自以時緩急之而計者輸
者一無所容其僞遇士大夫輒問民艱諮故實歡然
吐其赤心一有請託問遺並婉謝不受過使冠蓋相
望公不靳折節相慰勞乃庖人廩人則取具而已曰

吾不欲以延譽故竭脂膏也故專守詣會省抱牒謁
上官歲無寧月公恬然謝不往曰吾不欲以干謁故
病輿馬也郡有亡命大猾匿異境者十餘年經三守
多方捕之不獲公不動聲色密遣一虞候立禽之以
報臺使監司寘於法而不言勞自公入楚凡三遇歲
侵而公憂之無寧日往歲嘗再賑顧今困度竭矣公
但下令諭富室自量其積聚平糶以濟之而又禁貧
民不得相攘奪為亂階公雖貴為大夫晏居猶布衣
草履食不兼味客或難之公曰書生起獻私問又嘗
累嬰家難且先王母先大夫相繼棄不肖不肖何敢

厚自奉以踰涯分哉公介然處一州山谷間名聞朝
著客有願爲公推轂者謂旦暮可遷右秩公第笑而
謝之客休矣善宦非吾計也請勿復言茲所爲庶平
則天性也猶之騏驥習而良也不憂其不千里矣烏
辨調而勁也不憂其不百中矣卽察舉褒異猶有遺
美何但無愧色已哉予又聞嘉靖之季島寇蹂嘉定
時公所居鄰室無不罹鋒刃者惟公家舉室先避崔
澤中會天幸得免以有今日則公之成進士也先公
之爲大夫也歸母之爲宜人也皆天祚之然且未艾
豈其先世陰德厚乎諸君聞吳子言以爲不謬其實

卷之二
因錄之賀公

大隱堂倡和詩小序

蒲圻謝大夫叔蒙自解閩政歸遂絕意仕進買山築大隱堂與山人吳求叔結社稱詩蓋蒲自吾友魏順甫氏言詩詩道一振至兩叔則再振也頃兩叔自其邑携所為倡和諸詩來視予願受彈射予觀其大致多在風泉雲壑叢林玄曜間抗志沈神各窮其巧力飄飄然總域中之奇而結世外之想竊為之擊節焉因憶十年前求叔嘗問詩於予多所不自信乃今霍然一變與唐正始大家角將毋取裁叔蒙然乎而叔

蒙則弱冠登朝強年納綬稱詩未數歲遂為求叔
大敵求叔徃徃堅壘伺之叔蒙顧謂予曰求叔吾砥
礪也兩人自相師友固宜其交相成哉客聞予言因
以兩叔詩合為一帙傳之而以予言為引

朱秉器方伯詩集序

秉器朱方伯蓋自登第為郎時稱詩白下藉藉負風
雅名久之遇予友張助甫陳玉叔大見稱賞遂相與
倡和為同聲交逮今秉器位日尊名日著其所為詩
業已流布士林膾炙于萬人口而予獨與秉器無偶
缺然未奉其一牘塵塵聲相慕耳頃予方閉關避暑

謝絕諸游談忽有使自黔南來起扶蓬蘿入之則秉
器所使執訊也書旨款密過於素交徐握其詩讀之
則清風灑然盪予胸而浣予心目不復知有暑信乎
詩能感人哉乃秉器屬予有言愧予非知言也者奈
負秉器萬里意何昔者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
曰詩者心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此商所以
可與言詩也卽古有采詩之官用以知民俗奢儉澆
醇而設教章示之至在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皆得
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其志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
之爲教立空言已矣今觀卿雲賡歌康衢擊壤上下

交而志同詩蓋濫觴於此不獨三百篇爲然乃若屈
原離騷爲詩之變體太史公贊其辭兼風雅而必先
之以明於治亂又謂推此志可與日月爭光及夫漢
栢梁七言由孝武大司馬以下君臣各言其職不相
凌奪而其志亦較然以辨然則詩不言志雖工奚爲
此揚子所以薄丹青而刺鞶帨也初盛唐近體又自
漢魏小變盡黜六朝靡曼之習相尚爲清婉宏麗語
斐然一代名家其爲言志則無古今一焉予觀秉器
負用世才志在四方宦轍驅馳三吳三巴三秦三晉
之墟當天下爭所至並能其官數見裛異主上而

猶以其餘力肆為詩歌若登高覽遠傷離懷舊戀國
思家陳古諷今以選折節布衣寄情寥廓諸體錯陳
爛然有策或躋其事而增奇或變其質而加麗高不
至詭異卑不至儂俗意匠所極才亦副之蓋有雍然
赴節冷然中宮商者為其志先定也秉器深於詩哉
予何得之晚也夫用風雅之志為漢魏詩即漢魏不
失為風雅用漢魏之志為唐詩即唐不失為漢魏此
在能者從之秉器曰暮且卿相予所稱引采詩觀民
稱詩喻志暨奉栢梁之詔與諸近侍大小臣各言其
職皆秉器事如以空言應之何以為秉器夫射者之

期於至且中也。斲者之期於得且應也。是志也。而皆不能以言告人。此雖小藝。可以喻大秉器。且得之意。象外矣。予何敢贊一辭。

賀興國大夫伯常張君奏績膺錫恩序

代

頃不佞被命赴南臺江行過興國之富口將艤舟問故人吳明卿至則明卿儼然出相勞矣不佞為留一宿與之道故感時事戀戀不能別因從語次微以楚郡邑長吏叩明卿明卿輒首舉其州大夫張君以告不佞於張君故未有交然猶記憶副北堂時嘗從天官冢宰御史大夫大計天下吏業已知張君賢而

其治行之繁暑在茶陵上考中今三年矣猶介然守
一州耶明卿曰茲張君所以爲賢長吏也蓋張君之
爲興國謹身帥先居處節儉不擅爲條教第問父老
所疾苦而蘇息之便得安土樂業滋殖其衣食而已
予是以知其不盡用才又德宇冲宏禁罔疏闊日據
案決兩造期於得情使人人自伏未嘗文致一人於
法也其它反脣許語一切小過特善諭而立遣之徵
徭責負則又緩急以時不煩鞭箠而輸者穰至輻輳
矣予是以知其不盡用法居常慕古循良之風而猶
耻其上下相匿名實不相副以故其政率多破觚爲

園斲凋為樸諸所為宣明教化通達幽隱禦灾拯患
弔死問疾曾不愛餘勞至於臺省故舊一無所問遺
諸道上官一無所造請輜軒使者一無所私覲曰吾
奉職修牧政未暇也予是以知其不近名不干進其
為治行何可歲月計哉雖然今趨拜矣曰何以知之
明卿曰張君頃報政 天子嘉其最賜 璽書褒之
且爵其父大夫安宜人蓋臣子之希邁而循良之徵
也豈有賢者更受知 明主而猶遲遲趨拜者乎不
佞曷然喜曰明卿得之矣夫南臺雖處陪京而計吏
之責固兼重語云得一士勝三萬師况得賢長吏乎

且今天下所苦徒以吏治急也彼其馭控繩墨錄錄
因人無所自見其奇卽在世無裨尺寸而亦不能爲
天下苦而其苦天下者則用才者也用法者也好名
于進者也夫吏用才則求治大急少蘊藉而精悍刻
覈喜事自功將無所不至卽鉅筭鉤距長厚者所惡
聞彼且敖然馮胸臆爲之是所謂烹鮮而擾之也吏
用法則疾惡太甚少所寬恤而武德嚴酷周內巧詆
將無所不至卽蒼鷹乳虎仁人君子所深避彼且冒
焉逞滌怒爲之是所謂狼牧羊也更好名于進則多
詐誠就僞棄樸而取華拂民性而稱便宜用私智以

為獨斷政不必平訟不必理取其空文而已焉甚者
卑疵纖趨藉資賈重或購方物玩好以充庭實或陳
篇奏記以自媒或偽占戶口虛侈鳳集以標異政是
司馬季主所謂盜而不操矛弧攻而不用弦刃者也
諸此類非不足以取近效獵一時虛聲乃至損國家
元氣而病民物大情不惜矣其為天下苦可勝言哉
茲尹晉陽之請保障龔渤海之先計安蓋審所重矣
張君誠賢長吏乎不用才故其才不匱不用法故其
法不敝不好名故其名可久不干進故其進必以正
卽一吏可以風一世矣漢宣帝號知民事韜難嘗曰

庶民所以安田里而無歎息愁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夫所稱良二千石非有行能異等而以政平訟理當之夫吏何以苦天下為哉邇者四方旱潦民困滋極上方下詔罪已令天下郡國守相修實政賑恤流亡殆有甚於耳民間愁歎而望其平且理也乃良二千石未必多見而得張君於楚之一隅豈猶當宁所未聞乎是計吏者之責也明卿復起避席請曰州士人德張君有如召父杜母願屬一言為賀不佞遂以舟中荅述語稍稍潤色歸之且屬明卿曰幸語張君毋以一州牧之

續自隘毋以異時通顯而忘牧一州不佞日望之矣
張君名某字伯常起家進士

吹劍集序

予友王生太古氏自以吹劍名集介俞本之來爲乞
序予覽其集則倚牘大嗟異焉生之於詩勇哉初予
東遊遇生梁谿與之往反茂苑松陵間一月許每聞
予與吳諸士人談稅第默然一無所可否然予心知
其好也已生手錄其詩數十篇取間授予北面請質
予謂之曰美矣顧子嫠人而吳居幾希聲之似吳人
也然子之神情標格多近古而不盡吳蓋一攻玉而

稱善之善乎生起謝曰昔繞朝贈士會以馬策蓋進之也不佞野請得執先生之言自策可乎已生別予三年作南嶽歌寄予予已嗟異之又二年其友嚴道行褒其集成書則曩所請質數十篇業已交去殆盡塵塵繩削其一二存之乃若新構諸許雅多博習精詣自成一家言殆有廓之而愈宏按之而愈深者生之於詩可不謂勇哉夫挈餅之智不可與語玄覽偏絃之音不可與語合秦今之爲詩者彥吉蓋傷之而謂人人詩而不能入自爲詩有味乎其言之也然予猶謂人人詩也者珍人唾核而錦人敝袴者也庫庫

無論矣卽所謂人自能詩亦少有辨焉驚凌厲則駕
風鞭霆而失其馭馳迅疾則越山超海而失其居恣
詭異則屠龍豢虎技成而無所用故夫不善用才與
不得其門而入者其究同也彼方高自矜許旁若無
人而去風人之旨益遠豈復可與言詩哉王生詩取
裁於古而自筦其精才有所不盡騁而約以法法有
所不盡程而輔以氣氣有所不盡奮而和以情以故
諸體錯陳而不亂衆音相傳而不滯無疾徐如運斤
無俯仰如執玉蓋所謂得其門而又善用其才者也
彥吉殆是之取歟予猶憶彥吉爲黃州時嘗遊揚其

客葉茂長意殷殷厚也頃得生遂又引以爲重而謂可當百茂長生賢程茂長乎一不爲少矣其尚賈勇自愛以永終譽毋徒與布衣爭雄不然茂長其前魚乎乃若名集之義道行詳之矣

誥封太恭人劉母八十壽序

今海內稱鼎族者復有如巴郡劉氏者蓋不但累葉通顯而清德令聞與世並長豈其御龍之澤寢延彭城之胃至於今滋大乎夫水方折者產玉園毓者產珠劉故多鴻士鉅儒出必爲天下重蓋珠玉之淵也亦其內德之茂有陰助焉若今功甫方伯母柳太恭

人不啻燕喜所頌令妻壽母矣恭人初以吾師督學公貴封孺人後以方伯貴進封今號今年冬月某日為其八十初度辰適方伯旬宣吾楚且當戒期入朝覲天子不逮與諸昆季遶膝進觴因誦不遑將母之詩眷眷有私慨焉時其所部十五郡大夫心為方伯慶而不敢以玉帛為禮乃拜使致書山中屬國倫以言為恭人壽申之曰子於恭人為通家子而習劉氏世德其曷辭焉國倫唯唯而言曰劉氏先代有隱德自御史公起家進士以下五世凡九人而仕楚者三世何楚人徼福於劉備厚而甘崇之思百餘年未

已也督學公嘗自給諫謫理武昌時以經術識拔予
而予十年前且嘗從方伯並以藩臣入賀 萬壽迭
相過從燕邸中修通家之誼甚洽恭人於予有母道
矣今予年已踰耄業既無以報吾師而又自度不能
升堂拜母願猶得爲請大夫執筆以自附於岡陵松
栢之頌幸哉蓋聞恭人歸劉時猶及事其高王母鄧
孺人曾王父尚書文簡公曾王母憲太夫人王父中
丞公王母辛太淑人一時金紫克庭冠帔盈幄閭里
人所極豔而獨恭人澹然若罔有之第廩廩遵家範
純女紅日治滄澹織毳以供諸尊而自奉則不不重

采食不蕪味以其餘贄督學公行推讓振卹之義所
與督學公累更大故率用誠信初之不至有遺憾至
於膏腴妾御僮僕曲極慈厚每過其所望已人之賢
孝恭人者無內外間矣恭人有六男子自督學公下
世義方之訓恭人身任之以故六男子皆被服儒術
待縣官用方伯蓋仲子也今仕至方嶽大臣咫尺階
鄉相矣恭人猶然敦儉素習勞苦如編民家風茲豈
非壽考無疆之徵乎又諸孫男女三十餘人曾孫男
女二十餘人歲時從諸子諸婦班白稚齒聚於一堂
羅列拜舞為恭人壽佳氣充盈慈顏闔懌想像當何

似無論今海內學士大夫家卽古之崔母觀四部樂
潘母遠覽王蠶未有如恭人者夫恭人身承五世之
統月覩四世之胤滿歟盛哉恭人不自盛而以儉素
勞苦持之慈感之所以益久而自求多福享有天年
非偶然矣且恭人以德壽身以多子孫壽家以方伯
經濟才壽國方將累封誥拜惟軒羽葆之

賜未有艾焉方伯卽有私慨得無少自廣乎予又聞
方伯之言曰始予筮仕泰業已采玉井之蓮酌大液
之漿馳而致之壽恭人六十越今二十年執珪仕楚
又將體江漢滄海結顯氣於太和之顛挹沆瀣於

雲夢之數馳而致之壽恭人八十夫秦楚故以靈勝
甲天下吾得竊其精以奉母卽千金之獻五鼎之供
非恭人悅矣嚙嚙將無方伯能縮地乎宦轡所至一
觸目舉足乃心罔不在恭人庶幾託天下靈勝以祝
之而孝子之所爲愛日者至矣克愛日之心卽卿相
無以加於奉母何論秦楚哉

李母張太恭人七十壽序

吾楚觀察使惟貞李公嘗仕吳與吾友王司馬元美
善乃今奉其母張太恭人入楚且屆七十壽辰而藩
臬諸大夫蓋從觀察公習太恭人賢將致祝走使下

雉問言於吳子而以元美之祝爲容予觀元美叙述
公母子凜凜有志節可風一世於予私心戚戚焉卽
耄且病敢不拜命之辱蓋張李爲餘于世家而中憲
公與太恭人皆名儒之子左氏稱周卿晉大夫世爲
婚姻兩家豈今之劉范也初太恭人歸李已不逮事
王母張孺人而中憲公則繼母余孺人子之比長中
憲公亦不自知其非余孺人出矣後中憲公以諸生
入太學余孺人從達州公之官遂以家政畀太恭人
太恭人身任之曾不待尾瑣纖嗇而家益治余孺人
心悅之未幾達州公與中憲公相繼捐館舍而太恭

人筑筑稱未亡人事余孺人益謹至督誨諸孤蚤夜
誦讀一無所姑息遇有玩愒嬉遊輒厲聲箠教之或
曰茲貌孤也蓋少寬之太恭人曰非爾所知吾故以
嚴爲慈身代其父耳以故觀察公兄弟並大悟奮志
綴學成文儒無何觀察公舉於鄉連舉進士太恭人
於是有成訓矣公初授中書舍人所與同舍多貴公
子曰以裘馬宴樂相徵逐太恭人誠之曰兒筮仕清
曹念當取間稽故實爲國家忠計何至從貴遊損功
費日且穢爾先世素風乎觀察公唯唯已擢御史奏
命按楚太恭人又誠之曰汝執法代天子巡行重

矣其惟 王命是共庶幾稱不辱慎毋以權相故阿
比其鄉後公果以法拂權相意而出知湖州踰數年
晉按察副使爲吳郡治兵又三年晉浙省大叅分部
浙西之金華府乃湖州之稱治平也與吳郡之稱保
障也浙西之稱對循也亦多受策太恭人而將順之
其以平反訓則高毋矣以脩潔訓則崔毋矣故觀察
公每被 璽書褒勞槩不致自功而歸德其太恭人
有以哉頃公觀察吾楚又率用太恭人命厲三尺董
正百官獄無冤民部無賕吏楚人人能誦之無所用
予佞猗歟休哉太恭人非徒厚其家祿而所爲隆施

四方以振民生培國脉者非淺鮮也其為壽徵殆無
疆矣乎元美又言太恭人就養吳郡時適王宗伯元
馭持正忤權相退居里中與元美治養生家言諸言
官因乘旨以異端之說中之而一時仕吳自臺使守
令以下無不屏跡避者獨觀察公日相過從歡洽忘
爾汝元美間戲公曰得無畏累乎曰吾受之太恭人
矣第從長者遊卽一日得禍無憾也非久權相敗而
公名位游起太恭人之賢益彰嗟乎李氏母子志節
謂不可以風一世哉因憶予在大梁時不能為權相
庇一墨吏遂為所銜而見放宜也豈敢附公後而希

兩王先生高風庶幾少免皇甫規之耻耳諸大夫曰
吳子以志節壽太恭人而及其子善祝哉

奉賀迪功郎季可仁兄七十壽序

吳國倫曰季可予仁兄也別號印川居士以奉

詔入貲大司農 賜爵為楚王典儀稱迪功郎云予

少兄五歲今年八月六日為兄七十初度辰將戒樽

壘借諸從諸子孫展宴樂百拜以介兄壽兄聞之愧

然辭讓者三曰季休矣季思先大夫先恭人樹德並

厚並未逮七十而棄諸孤汝兄乃以不德踰之而欲

強之受拜是重其不德也又先大夫冢木可材始得

被恩命泉下汝兄不學徒以季顯壯年服在王官
享過所生人豈不知量乃爾又吳自籍州元九世曾
無一祖見曾孫者汝兄徼天幸見之矣願何以報先
世明德而敢醜焉嘗宴樂稱壽乎國倫曰善夫德必
歸其先享必慮其後茲吾兄所以為仁且壽也蓼蕭
不云乎宜兄宜弟合德壽豈常祿則曰儻爾俎豆飲
酒之既兄弟既具和樂且穰茲弁則又曰爾酒既旨
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六兄弟之為壽且樂
非他比也奈何國倫之固乎兄曰季意誠美兄何人斯
敢言仁且壽國倫曰請得為兄申叙之初予與兄共

學兄且弱冠儒術通矣會念先大夫老而伯兄病旋棄去遊關關間取什一之利佐父兄振家且使弟有所資而肆力於學遠廢著時兄猶念弟所受產硯塆歲穫無幾請於先大夫與之合食者數年卽一魚一菽未嘗不分甘焉已念予仕而未有家則力爲之經營築室治生產稍稍自給且自予爲諸生以至於今白首矣有過則繩墨之必改而後已有疾則藥石之必瘥而後已有賓客則召而觴之必竭歡而後已又每遇予抱子抱孫輒喜動容色端爨焚香以告謝家廟諸所爲仁其弟者何敦至也家從兄有家而好善

兄陰贊之使厚施德以結人心一有外侮則毅然身
翼之不爲動有從孫少孤負異質兄憐而撫爲已孫
爲之延師聘婦與襄孫同有族孫負仁兄恩而行反
噬計者兄不校且閔之曰此迫於貧而失其心也卒
善遇焉間者極口嗟服居恒抗志脩名檢族黨少年
稍稍行不義率恐爲兄所知而寢至爲人居間解紛
息爭徃徃不待辭之畢各自惶恐引咎去至欲有所
懷以爲長者壽則有掩面走耳居不過中人產所與
窮乏待兄而婚喪者數十家頃歲里中大疫有內親
一日而五喪者兄臨哭甚哀並厚斂而歸諸土費且

不貲諸所爲仁宗族仁鄉黨者何敦至也至於除道
成梁喜施飾庵觀特兄細行未易更僕數矣夫同氣
之親天倫之懿不言則終晦侈言則近誇予姑述兄
質行之大者以示諸從諸子孫庶幾作法來裔稱壽
無疆乎於是國倫執爵而前歌三詩爲侑祝曰願大
人耄耄期頤爲國難老諸從諸子孫徐亦執爵而進
前迭歌三詩爲侑祝曰願大人子子孫孫世享餘慶
國倫又進曰宴樂哉初兄拜王官不就而予又以五
十還山與兄相老皆不及于政矣乃若膠以孝友兄
弟爲施政孔子稱之豈政有不仕宦遠而在孝友者

乎於是兄乃有喜色酌子以大斗勞之

奉送郎郡伯幼文王公入 觀序

幼文王公故以經術名江左起家進士初仕為上饒
令用察舉行能高等入為比部郎居數歲稱操法平
諸曹郎莫能及 上說之詔守郎郡郎漢東之國介
在襄郢申安間為楚西蔽而公以德禮長者之道治
之與諸僚佐及所部州邑長吏相告戒吾屬奉明命
來職在親民藉令不民是親而用智任法術擾之謂
上德意何郎一切精悍武健足以賈能名而詭取右
秩竊有所不為矣子聞其治郡且二年率慎事自重

庶靜而不設科條第考于文之舊政希叔敖之遺風
身自約而厚恤其民施所好去所惡使之安土樂生
殖如是而已焉所辟用丞史居恒善遇之不使有所
苦至欲緣絕簿書受賕而肆舞弄則憚公撻發而止
矣公每念山谷愚氓無知而觸禁罔輒不厭反覆以
求其情往往從疑議終不忍文致一人於辟有若間
里輕俠負固橫恣公按治之必使自伏雖貴人豪長
者為請一無所聽曰吾懼夫莠盛而苗穢也馭部吏
推轂其賢者而引繩墨其否者大指使賢者勸否者
自新私快矣而何以斷斷然束溼為哉遇諸士大夫

敦禮尚讓吐露腹心問父老疾苦諮訪 國家故寬
以爲牧政助已乃徵守 屬纂輯郡乘以其暇遊諸生
之儁者而親課之蓋使憐矜之名一洗而於菟之俗
再變居然今龔黃也諸治行業已班班著聞非獨輿
人能誦之部使者能表薦之卽音官野史皆得從旁
郡盱衡而擊節矣會公且戒期入 朝受計考功氏
諸部吏從之而祝隨州則諸部吏之長也又於予爲
通家因走使致書山中屬予爲公贈言且曰諸部民
視公若慈母親之也諸部吏享公若嚴君尊之也然
必民安其生而後吏安其職漢宣帝以政平訟理與

唐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良二千石共則公之宣布 德意惠此元元豈惟

上與共之其自諸吏以下皆嘉公之賜公茲行蓋舉
衆職爲一職也重矣子寧斬一言乎予旣述所聞而
論著之又申之曰如諸君旨嚴君慈母固一道矣經
曰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其斯之謂歟
王公臣諸吏而父母六屬而愛敬歸焉太守吏民之
本信然哉卽舉衆職爲一職當且裒然爲天下太守
冠矣諸君其以不腆之言告公 上仁聖方勤郵於
民而憂勤於社稷有如 召問公治平所繇增秩
賜金如漢故事公何以請之其以三楚之饑困闕毋

徒私爲鄭急也

徵君程汝正六十詩冊序

汝正程君海陽世家子自少美姿儀見者以爲瑤林玉樹朗然映人初先大夫與其尊人交而汝正昆季與予益厚善稱通家及汝正旣冠尊人倦於賈伯兄任於朝遂能身儻家政爲父兄操利權規魚鹽之利西賈鄂渚蘄春東賈秣陵瓜步然率雍容游閒坐總其槩一切子毋輕重買遷低叩皆擇人以任之卽其人飾冠劍連車騎交郡國守相勿問焉以故終藉其力累貲過織嗇家而又時時折節好施振貧乏結

賢士大夫所至公家有急往往不愛餘力佐之其後
賢日鉅義聲著吳楚間漸廣予聞而竊喜焉蓋予宦
遊四方垂三十年不及一再遇汝正然兩家休戚常
相聞也頃予得放東遊過真州遇汝正道故甚歡時
予年已六十汝正又大治具為予壽然汝正少予六
歲耳而予視其眉宇神氣猶然風塵外物竊益心喜
之此為壽徵不可量矣是時汝正已有三子遂倦遊
將營別業里中老焉今年三月十九日為其六十初
度展予將介使致幣趨海陽為汝正壽會聞汝正且
來見訪因勸童子飼魚灌蔬春黍釀秫以待之且先

賦一詩致祝徐以其意示諸門人兩兒子使屬和焉
諸門人曰孔子薄千駟而高首陽誠不以富也卽楊
子雲作法言蜀富賈齊錢十萬願載於書而不聽恐
其富而無仁義耳况先生足不抵闕闕言不涉貨賄
而獨於程君烝烝然得無其行傳仁義而有當於先
生乎予曰然太史公有言人富而仁義附焉又曰君
子富而好行其德予於程君蓋有取爾矣夫膠鬲起
魚鹽爲商賢相段干木身爲駟僮魏文侯以千騎造
之子贛廢著鬻財曹魯間能使孔子之名布揚天下
由斯而譚賈何負於儒哉諸門人曰信如先生言程

君蓋君子之流也昔壯辛對楚王謂君子之富賢者
愛之不肖者辜之皆欲其壽且樂今先生不忘布衣
交而脩著簪跡屨之誼又風人以厚也曷為乎不樂
道之因相率為詩歌若干篇爛然盈帙適汝正里人
汪可仕蓋嘗德汝正而思報者遂飾一冊並登之乞
予為序其首云

甄瓌洞續彙文部卷之六終